

用力过猛和差一点点

□杜新英

预答辩结束,导师轻轻地说:“我从美国请了一个人,你正式答辩时来参加。”

我当时脑子轰的一声,就蒙了。都知道美国人爱较真,师傅啊,您这是打算让我毕业不?

抓紧把毕业论文一句一句地再推敲一遍。参考文献中的标点,逐个核对。PPT,一张一张重检。可千万别出低级错误。最后假装自己是答辩委员会的教授,一句一句思考:这个意思,英文怎么说?这个地方,如何提问?

时间太紧,只剩两周,我都不敢睡觉了。没法想象,要是答辩通不过,延期一年,我这一年可怎么过?

孩子刚10个月,后院在起火,婆婆撺掇着孩子父亲三天两头闹,嫌我不挣钱。要是我毕业不了,怎么找工作稳定家庭?

真没法想象啊!

焦头烂额。除了拼命,别无路走。拼命地改改改,拼命地查资料。

正式答辩,早上8点开始。我们专业一共3个毕业生。每人一小时的讲解时间,至少20分钟的提问时

间,最多半小时的思考,然后回答,教授们有疑问,继续提,学生继续作答。中午休息一小时。下午继续。我是中间那个,预备辩到下午去。

第一个是乔,读研之前,就在一家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从事本方向工作十年,根基扎实,专业精通,幻灯片制作精良。教授们还是严格把关,逐点探讨,问题个个提到关键点上,精彩纷呈。不知道乔紧张不紧张,反正我在底下越听越紧张,简直透不过气,最后只剩下一句话来安慰自己:“稳扎稳打!大不了早死早托生!”

怎么上台的忘了,怎么讲解的也忘了,当时教授们怎么提问的我也忘了。只记得,当时豁出去了的那种悲壮。教授们提问却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尤其美国教授,英文提问后唯恐我听不懂,自己再用中文翻译一遍。呵呵,好赖我也读研三年,哪能连自己专业的术语都听不懂?

答辩只用了两个多小时。辩到后面我越来越轻松,英文也开始几个单词几个单词地往外蹦,不那么磕磕绊绊了。

就这样通过了。通过就意味着

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。

跟我预想的大不一样。我预先做好了通不过的准备。

乔说:你这叫用力过猛,拼命闯关时突然发现轻易就过去,大失所望。

不是失望,是太惊喜。

用力过猛就用力过猛吧,总比差一点力气强。

真正经历了,就会知道,博士也好,硕士也罢,那顶帽子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戴。至今仍记得,我不眠不休的时候,孩子父亲撇着嘴说:“现在没有不让学生毕业的学校。”可是我毕业当年,同级457个研究生,就有好几个答辩没通过。虽然他们也和我一样,废寝忘食地拼搏过。

其中一个,我去观礼,他的答辩委员会主席说:“我难以跟你宣布结果,但是还是要告诉你:你的学术水平,距离硕士毕业的标准,尚差一点。”那个同学的眼泪,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

我很自豪,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说:“你达到了硕士毕业的标准,全票通过。”

最后一课

□樊磊

连年担任九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,我习惯了毕业那天的哀伤离别,“铁打的学校,流水的学生”,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离开,心中无限惆怅,因为我知道,毕业就意味着或许大家一辈子都不会再相见。

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13届毕业生的最后一课。

2013届九五毕业生是我教过的最特殊的一个群体,家庭状况复杂,成绩差,学生难管理,当时被称为“学校历史上最乱的班级”,但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,孩子们改变了很多,我与孩子们也建立了最深厚的感情,中考取得了全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7月8日是学生领取高中通知书的日子,全班每一个同学都考入了自己理想中的高中,接过通知书,每个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自豪的笑容。

在办公室发完通知书,几个班干部静静地看着我,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“你们已经毕业了,走吧。”我对孩子们说道。“我们还没毕业,你还欠我

们一节课呢。”班长马钰轻声地嘟囔着。我解释道:“学校早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召开了毕业典礼,发放了毕业证,那天就意味着毕业了。”“不,中考试卷还没讲呢!”我的课代表小戴突然冒出了一句,接着门外异口同声地响应着“中考试卷还没讲呢!”我起身走出门外,走廊里已挤满了孩子们,大家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,“老师,中考试卷还没讲呢!”那一刻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孩子们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,最后一课上课了。仍旧像平时一样,起立问候,只不过比平时多了一份无尽的哀伤。班长大声地说道:“老师,2013届九年级五班应到42人,实到42人,无人迟到,无人请假。”目光扫过一个个孩子,那些熟悉的模样,那些熟悉的目光。讲过无数次课,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紧张;讲过无数次课,也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忧伤,许久我才平静下心态。孩子们比平时更认真、更专注、更珍惜,回答问题更积极。学霸们争论问题依然叽叽喳喳,

小丁回答问题依然磕磕巴巴,白府一如既往地接我的话,黑鹏依然快速抢答……已经没有人在意他们早已毕业,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初中生活的最后一课,任时光流淌,我们依然一如既往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试卷讲评结束了,没有下课的铃声,我没有说“下课”,班长没喊“起立”,没人说要离开,更没有人离开,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。直到有人小声啜泣,接着是呜呜的哭声,我竟然茫然不知所措。我不敢说“下课”,更不愿说“下课”,14年的教学生涯,这是我上过的最动情的一节课。班长第一个冲上讲台抱着我,接着是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42个孩子我一个个拥抱,一个个安慰。一个个祝福。我想每个孩子都希望这节课永远不下课,永远不说再见。

这最后一课,没有韩麦尔先生的悲愤忧国之情,没有郑振铎先生的亡国之恨,有的只是深深的师生之情、同窗之情。这份情谊,这份记忆,弥久而坚韧。

毕业礼物

□孙道荣

他和她从大学时就开始谈恋爱了,爱情长跑了七八年,研究生快毕业时,他向她求婚。没想到,她竟然拒绝了,理由是,他的家在南方的台州,而她的家在东北的哈尔滨,两个人的家相距3000公里,结婚?不现实。她说想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结婚,这样方便照顾父母。父母年纪渐渐大了,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她有这个想法,很合理。

就这样放弃吗,像很多在大学校园里死去活来地热恋,一毕业就劳燕分飞的人一样?他不甘心,不舍得。他追问她,怎样才叫离家近?

她回答,就是自行车能骑到的地方。

他沉默不语。

这一天,他们毕业了,这是他们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天。分别时,他再一次问她,只要自行车能骑到的地方,你就会嫁给我,是不是真的?

她郑重地点点头。

他什么也没说,和她拥抱而别。对很多校园恋人来说,这一别,也许

就是永远。她眼含热泪,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,慢慢离去。

第二天,他告别校园,出发了,从哈尔滨回南方的家。他没有去机场,也没有去火车站,而是骑上了自行车。没错,他要骑着自行车,从她家所在的哈尔滨,骑到3000公里之外的他的家,台州。

他只背了一个背包,自行车上还插了一面红旗,红旗上是同学们的签名,以鼓励自己勇敢地“一路向南”。

两天后,她收到了一张他发来的微信信息,是一张照片,照片上,一身骑行服的他,蹲在一个公路界牌旁,双手举着一个纸牌子,上面写着六个大字:某某,嫁给我吧!

她瞬间泪崩。她没想到,他会骑自行车回家。

此后的一个月,每隔一两天,她就会收到一张他发来的照片,都是他在各地的公路界牌旁,举着那张“某某,嫁给我吧”的纸牌,请路人代拍的。从双城,到扶余;从德惠,到米沙子;从范家屯,到南巍子;从十家堡,

到毛家店;从卧龙镇,到沂山镇;从滩岭乡,到仙人村……一路向南。因为是沿着国道走,所经过的,都是他和她以前都从未听说的村镇。沿途的城市,他没有驻留;一路的风景,他也没有停下来欣赏,他只有一个念头,坚持下去,骑回台州。

时值七月,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细心的她发现,他发来的第一张照片,还是白白嫩嫩的书生模样,到后来,他发来的照片,脸已经变成黑炭了。

她心疼死了。

整整31天后,他终于骑回了台州的家。在离家最近的一个界牌,他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,还是举着那张牌子:“某某,嫁给我吧!”

她答应过他,要找一个自行车就能骑到的地方的人,嫁给他。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,他的家,离她的家,虽然相距3000公里,但也是自行车可以骑到的。

她从哈尔滨,飞到了台州。在机场,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

柴米油盐

命题说明: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熬成的岁月。柴米油盐是幼时父母一碗关爱的热汤,是心手相携时爱人的温馨小厨,也是一个人的苦旅,挫折坎坷的洗礼后遥望着村头的那缕炊烟……最好的陪伴是柴米油盐,最真实最浓郁的情感唯有最简单最平淡的柴米油盐可以传递。欢迎写下你的感受,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qlwbxz@163.com

毕业记忆

□张庆余

我的为学之途十分不幸——正赶上“十年动乱”第一年。那是1966年夏,我们六三级的四个该考高中的毕业班,毕业时突然得到消息:今年不考高中了,推荐,一个毕业班推荐6名家庭出身最好、社会关系没任何“黑点”的学生上高中。这就意味着,一个班四十六七名学生,约有八分之七被剥夺了升学考试权。我属于被剥夺者之一。

当时和我同班又同村的张卫平,虽出身贫农,但由于名额的限制,也没有被推荐上,哭哭啼啼。临离校的头一天傍晚,他买了一瓶白酒和半斤花生米,把我和另一名同样命运的徐振廉同学叫到一块儿,在校园西北角的一棵樱桃树旁,“打地摊”饮起酒来。

我们边饮酒边谈,内容不外乎家里供我们上学是多么不易、家长盼我们成才是多么心切、捞不着升学会不会遭到家乡人的白眼、我们回家后能干什么等等话题。因心情所致,酒虽不多亦醉人,一瓶白酒,我们才喝了一半,就感到头晕脑涨。我和徐振廉都提议不再喝了,可张卫平坚决主张“一醉方休”,非把这瓶酒喝完不可。结果,张卫平醉得躺在了地上,我和徐振廉多少还有点儿清醒,我们俩便把张卫平扶起来,送到宿舍。第二天,我们背起铺盖,毕业离校,踏上了回乡之路。

回乡后,我们都抱着不甘沉沦的心态,根据自己的特长,谋划着未来。

第二年,张卫平光荣地参了军,不久被提拔为班长。

徐振廉在家边劳动边搞文学创作,不久被县文化馆发现,抽调过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。不几年,又被调到省级文艺刊物《故事大观》编辑部(编辑部设在济宁市),先后担任该刊的编辑、副主编、主编。

我在务农期间也是边劳动边写广播稿(多为新闻报道),1975年被抽调到公社机关,先后担任报道组长、文化站长。2003年县里创办县报,我被聘为报社编辑兼记者。随着知识的长进和视野的开阔,我写作的路子也更加拓宽,不光写新闻报道之类的稿件,也越来越多地写些散文、言论、曲艺等,并不断见诸报刊。

许多不了解我的成长历史的人,以为我能在报刊上不断地发表作品,得具有大学生的水平,殊不知我只是个地地道道的初中毕业生。我经常这样想:如果当年不取消升学考试,我或许能考上高中、将来能考上大学,但不一定能使我成为“写手”;现在的我之所以能舞文弄墨,尽管水平不多么高,但也使我甚感欣慰了。闲暇时翻看自己发表的厚厚的作品,我把这当作未能升学的“歪打正着”。命运虽然能作弄人,但坚信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者,也定会以独辟蹊径来改变命运另有所成的。

